明史

六一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　列傳第一百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張瀚　王國光

梁夢龍　楊巍

李戴　趙煥

鄭繼之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廬州知府改大名俺答圍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民兵入衛瀚立閱戶籍三十丁簡一人而以二十

九人供其餉得八百人馳至眞定請使者閱兵使者稱其才累遷陜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甫半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總督漕運隆慶元年改督兩廣軍務時兩廣各設巡撫官事不關督府瀚請如三邊例乃悉聽節制大盜曾一本寇掠廣州詔切責瀚停總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已一本浮海犯福建官軍迎擊大破之賚銀幣已復犯廣東陷碣石衞叛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參將耿宗元與賊合廷議鐫瀚一秩調用已而成大破賊獲雲翔詔還瀚秩卽家俟召再撫陜西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書萬曆元年

吏部尚書楊博罷召瀚代之秩滿加太子少保時廷推
吏部尚書首左都御史葛守禮次工部尚書朱衡次瀚
居正惡守禮戇厭衡驕故特拔瀚瀚資望淺忽見擢舉
朝益趨事居正而瀚進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即出己意
輿論多不協以是爲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居正頗之
厚不納也御史劉臺劾居正因論瀚撫陝狼籍又唯諾
居正狀比居正遭喪謀奪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諭留
居正居正又自爲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佯不喻謂
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
說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

恐交章留居正瀚獨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怒嗾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啓摭他事劾之勒致仕歸居正歿帝頗念瀚詔有司給月廩年及八十特賜存問卒贈太子少保謚恭懿

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吳江知縣鄰邑有疑獄來質訊輒得情調儀封擢兵部主事改吏部歷文選郎中屢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謝病去隆慶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未上改戶部再督倉場神宗即位還理部事時簿牒繁冗自州縣達部有繕書輸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國光疏請裁併

去繁文十三四時稱簡便戶部十三司自弘治來以公
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
已郎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
務得修舉邊餉告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無可稽
國光請敕邊臣核實且畫經久策以聞甘肅巡撫廖逢
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爲損萬曆元年奏言國初天下
州縣存留夏稅秋糧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
歲用外計羸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
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爲災患今一遇兵荒輒留京儲
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催科則謂擾民弊遂

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制可京軍支糧通州者候伺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便之天下錢穀散隸諸司國光請歸併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遂為定制三年京察拾遺國光為南京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罷帝特留之明年復固以請乃詔乘傳歸瀕行以所輯條例名萬曆會計錄上之帝

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及書成詔襃諭焉五年冬
吏部尚書張瀚罷起國光代陳采實政別繁簡責守令
恤卑官罷加納數事皆允行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八
年當考察外吏請毋限日期詔許之且命詿誤者聽從
公辯雪明年大計京朝官徇張居正意寘吳中行等五
人於察籍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
執政聲名損於初給事中商尚忠論國光銓選私所親
而給事中張世則出爲河南僉事憾國光劾其鬻官黷
貨國光再奏辯帝再慰留責世則挾私貶儀眞丞及居
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已念

其勞命復官致仕

梁夢龍字乾吉眞定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首劾吏部尚書李默帝方顧默厚不問出覈陝西軍儲劾故延綏巡撫王輪督糧郎中陳燦等廢斥有差歷吏科都給事中帝怒禮部尚書吳山夢龍惡獨劾山得罪淸議乃并吏部尚書吳鵬劾罷之嘗上疏言相臣賢否關治道汚隆請毋拘資格敕在廷公舉名德宿望之臣以光聖治帝疑諸臣私有所推引責令陳狀夢龍惶恐謝罪乃奪俸擢順天府丞坐京察拾遺出爲河南副使河決沛縣尚書朱衡議開徐邳新河夢

龍董其役三遷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秋河決宿遷覆漕糧八百艘朝議通海運以屬夢龍夢龍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艇往來其間自膠州至海倉島人及商賈亦時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轉粟二千石自膠州轉麥千五百石入海達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由淮安至天津大要兩旬可達歲五月以前風勢柔順揚帆尤便況舟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苟船非朽敝按占候以行自可無虞較元人殷明略故道安便尤甚邱濬所稱傍海通運即此是也請以河爲正運海爲

備運萬一河未易通則海運可濟而河亦得悉心疏濬以圖經久又海防綦重沿海衛所玩愒歲久不加繕飭識者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治河防非徒足裨國計兼於軍事有補章下戶部部議海運久廢猝難盡復請令漕司量撥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以達天津工部給銀爲海艘經費報可已而海運卒不行事具王宗沐傳明年冬遷右副都御史移撫河南神宗初張居正當國夢龍其門下士特愛之召爲戶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出賚遼東有功將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李成梁大破土蠻於長定堡帝爲告

廟宣捷大行賞賚官夢龍一子已給事中光懋言此乃保塞內屬之部游擊陶承嚳假犒賞掩襲之請坐以殺降罪兵部尚書方逢時曲為解夢龍等亦辭免恩廕及土蠻三萬騎入東昌堡成梁擊敗之寧前復警夢龍親率勁卒三千出山海關為成梁聲援分遣兩參將遮擊復移繼光駐一片石邀之敵引去前後奏永奠堡丁字泊馬蘭峪養善木紅土城寬奠廣寧右屯錦義大寧堡諸捷累賜敕獎勵就加兵部尚書以修築黃花鎮古北口邊牆加太子少保再廕子至錦衣世千戶召入掌部務疏陳軍政四事尋錄防邊功加太子太保十年六月

居正㱿吏部尚書王國光劾罷夢龍代其位踰月御史江東之劾夢龍兒徐爵賄保得吏部以孫女聘保弟爲子婦御史鄧練趙楷復劾之遂令致仕家居十九年卒天啟中趙南星訟其邊功贈少保崇禎末追謚貞敏

楊巍字伯謙海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武進知縣擢兵科給事中操江僉都御史史褒善已遷大理卿巍言東南倭患方劇參贊巡撫俱論罷褒善獨倖免又夤緣美遷請并吏部罰治帝怒停選司俸還褒善故官巍旣忤吏部遂出爲山西僉事已遷參議分守宣府寇入犯偕副將馬芳擊斬其部長賚銀幣尋爲陽和兵備副

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錄擣巢功進秩二級踰年以養母歸歸二年召起巡撫陝西增補屯戍軍伍清還屯地之奪於藩府者隆慶初進右副都御史移撫山西所部驛遞銀歲徵五十四萬巍請減四之一修築沿邊城堡檄散大盜李九經黨復乞養母去神宗立起兵部右侍郎萬曆二年改吏部進左又以終養歸母年逾百歲卒十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旋召為工部尚書有詔營建行宮近功德寺巍爭之乃止明年改戶部還吏部尚書明制六部分涖天下事內閣不得侵至嚴嵩始陰撓部權迨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內閣逡巡請事如屬吏祖

制由此變至是申時行當國巍素厲清操有時望然年耄骫骳多聽其指揮御史丁此呂論科場事時行及余有丁許國輩皆惡之巍論謫此呂為御史江東之李植等所攻與時行俱乞罷帝從諸大臣請慰留巍等而戒諭言者巍乃起復視事當居正初敗言路張甚帝亦心疑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發之以杜壅蔽諸大臣懼見攻政府與銓部陰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張居正令吏部盡除異己者十五年復當大計都御史辛自修欲大有所澄汰巍徇政府指持之出身進士者貶黜僅三十三人而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

羣情失望十七年夏帝久不視朝中外疑帝以張鯨不用故託疾巍率同列請以秋日御殿至十月巍等復請帝不悅責以沽名巍初敭歷中外甚有聲及秉銓素望大損然有清操性長厚不爲刻覈行明年以年幾八十屢疏乞歸詔乘傳給廩隸如故事歸十五年年九十二而卒贈少保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慶二年進士除興化知縣有惠政擢戶科給事中廣東以軍興故增民間稅至萬曆初亂定戴奏正之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出爲陝西右參政進按察使張居正尚名法四方大吏承風刻覈戴獨行

之以寬由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歲凶累請蠲振入爲刑部侍郎累進南京戶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以繼母憂去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罷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當是時趙志皐沈一貫輔政雖不敢撓部權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咸得自舉聽上裁而吏部諸曹郎亦由九卿推舉尚書不得自擇其屬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則盡用掣籤法部權日輕戴視事謹守新令幸無罪而已明年京察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嘗以言事忤當路咸置察中時議頗不直戴而是時國本

未定皇長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諫及礦稅害劇戴率九卿言陳增開礦山東知縣吳宗堯逮李道抽分湖口知府吳寶秀等又逮天下爲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餉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竊發奈何反爲發其機速其變哉不報山西稅使張忠奏調夏縣知縣韓薰笞辱戴以内官不當擅舉刺疏爭之湖廣陳奉屢奏逮有司戴等又極論且言奉及遼東高淮擅募勁卒橫民間尤不可不問帝亦弗聽已復偕同列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殣相望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

萬人加以頻值寇警屢興征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起而採榷之害又生不論礦稅有無概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橐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用無所顧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湖廣激變已數告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毋寧與讐家俱糜故一發不可遏耳陛下可視爲細故耶亦不報三十年二月帝有疾詔罷礦稅釋繫囚錄建言譴謫諸臣越日帝稍愈命礦

稅採榷如故戴率同官力諫時釋罪起廢二事猶令閣臣議行戴即欲疏名上請而刑部尚書蕭大亨謂釋罪必當奏聞方具疏上太僕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等不能將順帝怒并停前詔戴引罪求罷帝不許自是請起廢者再率九卿乞停礦稅者四皆不省稽勳郎中趙邦清素剛介爲給事中張鳳翔所劾疑出文選郎中鄧光祚驗封郎中侯執躬意辨疏侵之御史沈正隆給事中田大益交章劾邦清邦清憤盡發光祚執躬私事光祚亦騰疏力攻部中大閧戴無所裁抑御史左宗郢李培遂劾戴表率無狀戴引疾乞去帝諭留爲貶邦清

三秩允光祚執躬歸羣囂乃息明年冬妖書事起錦衣官王之楨等與同官周嘉慶有隙言妖書嘉慶所爲下詔獄窮治嘉慶戴甥也比會鞫戴引避帝聞而惡之會王士騏通書事發下部議士騏奏辨帝謂士騏不宜辨責戴不能鉗屬官戴引罪而疏紙誤用印復被譙讓罪其司屬戴疏謝用印如故帝怒令致仕奪郎中以下俸戴秉銓六年溫然長者然聲望出陸光祖諸人下趙志皐沈一貫柄政戴不敢爲異以是久於其位而銓政益頹廢矣卒贈少保

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烏城知縣

入爲工部主事改御史萬曆三年中官張宏請遣其黨椎眞定材木煥及給事中侯于趙執奏不從張居正遭父喪言官交章請留煥獨不署名擢順天府丞累遷左僉都御史十四年三月風霾求言煥請懲聖度納忠言謹嚬笑信政令時召大臣商搉治理次第舉行實政弊在內府者一切報罷而飭戒督府有司務求民瘼帝嘉納焉尋遷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乞假去起南京右都御史以親老辭時煥兄遼東巡撫僉都御史燿亦乞歸養吏部言二人情同燿爲長子且任封疆久可聽其歸乃趣煥就職尋召爲刑部尚書議日本貢事力言非

策男子諸龍光訐奏李如松通倭下吏并及其黨陳仲登柳赤日中滿戍瘴鄉煥以盛暑必斃而二人罪不當死兩疏力爭忤旨詰責復以議浙江巡按彭應參獄失帝意遂引疾歸再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皆不赴家居十六年召拜刑部尚書尋兼署兵部四十年二月孫丕揚去改署吏部時神宗怠於政事曹署多空內閣惟葉向高杜門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煥在又兼署吏部吏部無復堂上官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故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

一百十人至是皆不過十人煥累疏乞除補帝皆不報其年八月遂用煥爲吏部尚書諸部亦除侍郎四人旣而考選命下補給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稱盛然是時朋黨已成中朝議論角立煥素有清望驟起田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所劾帝皆優詔慰留之已兵部主事卜履吉爲署部事都御史孫瑋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擬奪俸三月給事中趙興邦劾煥狥私煥疏辨再乞罷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旣賜環無期在朝者復

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
自今已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
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
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請諭煥起視
事煥乃出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魏雲
中於外三人嘗力攻湯賓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
院於是御史湯兆京守故事爭且詆煥煥屢疏訐辯杜
門不出詔慰起之兆京以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
邦華周起元孫居相及戶部郎中賀烺交章劾煥擅權
請還振基等於言路帝爲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煥

請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留給事中李成名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篤堅不起踰月乃許乘傳歸四十六年吏部尚書鄭繼之去國時黨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亓詩教勢尤張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益損帝終以煥清操委信之及明年七月遼東告警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始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具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閽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却之乎帝由是嗛

焉考滿當增秩寢不報煥尋卒卹典不及光宗立始賜
如制熹宗初贈太子太保

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餘干知
縣遷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寧國知府進四川副使以養
親歸服除久之不出萬曆十九年用給事中陳尚象薦
起官江西進右參政召爲太僕少卿累遷大理卿東征
師罷吏部尚書李戴議留戍兵萬五千令朝鮮供億繼
之曰既留兵自當轉餉柰何疲敝屬國議者韙之爲大
理九年擢南京戶部尚書就改吏部四十一年吏部尚
書趙煥罷時帝雖倦勤特謹銓部選久不除代以繼之

有清望明年二月乃召之代煥繼之久處散地無黨援然是時言路持權齊楚浙三黨尤橫大僚進退惟其喜怒繼之故楚產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耄而憒遂一聽黨人意指文選郎中王大智者繼之所倚信其秋以年例出御史李櫱潘之祥給事中張鍵南京給事中張篤敬於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也時定制科道外遷必會都察院吏科繼之不令與聞比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預而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遂見抑改授部曹大智同官趙國琦以爲言大智怒搆於繼之逐之去由是御史

孫居相張五典周起元等援年例故事以爭且爲光房等五人稱枉吏科都給事中李瑾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詆居相等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濟給事中御史復助世濟排擊居相居相再疏力攻大智大智乃引疾去繼之亦覺其非不爲辯至明年二月胡來朝爲文選出兵科都給事中張國儒御史馬孟禎徐良彥於外復不咨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禎良彥則素忤黨人故來朝抑之繼之不能禁時居相等已去國獨瑾再爭詆繼之來朝甚力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勝之於是諸御史羣起

攻瑾瑾爭之强疏三上來朝等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爲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瑾方奉使自引去其秋給事中梅之煥御史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所司復不預聞吏科韓光祐御史徐養量稍言之然勢孤竟不能爭也時縉雲李鋕以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亦浙黨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鋕司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貶黜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空繼之以篤老累疏乞休

帝輒慰留不允明年春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聞命乘傳歸又數年卒年九十二贈少保

贊曰張瀚王國光梁夢龍皆以才辨稱楊巍趙煥鄭繼之亦負淸望及秉銓政蒙詬議焉於時政府參懷言路脅制固積重難返然以公滅私之節諸人葢不能無愧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海瑞　何以尚　邱㮾

呂坤　郭正域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即伏闕上平黎策欲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

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史鄢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名爲斂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瑕與瑕尚書韜子亦抗直不諂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官久之陸光祖爲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獨上疏曰臣聞

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眞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

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媿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

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眞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

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眞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眞爲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

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戸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卽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皐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

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
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
聽焉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
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
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
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爲感動太息
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
疾煩懣不樂召閣臣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
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
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

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尚者揣帝無殺瑞意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搒訊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並獲釋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既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尚寶丞調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爲御史齊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

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讎其言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黝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强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飈發淩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

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奬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
劾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
撫吳甫半歲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將履
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
謝病歸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
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
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十二年冬居
正已卒吏部擬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職明年
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
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

畧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鵾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爲過然察其忠誠爲奪鵾祚俸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擿欲先發給事中鍾宇淳復慫慂寰再上疏醜詆瑞亦

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爲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因自號剛峰天下稱剛峰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爲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意主於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始救瑞者何以尚廣西興業人起家鄉舉出獄擢光祿丞又以劾高拱坐謫拱罷起雷州推官終南京鴻臚卿

邱橓字茂實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擢刑科給事中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刼自太平直逼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閱二日引去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罪時徹亦上其事詞多隱護橓劾其欺罔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帝久不視朝嚴嵩專國柄橓言權臣不宜獨任朝綱不宜久弛嚴嵩深憾之已劾嵩黨寧夏巡撫謝淮應天府尹孟淮貪黷謝淮坐免是年嵩敗橓劾由嵩進者順天巡撫徐紳等五人帝爲黜其三遷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兵部尚書李遂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王謨錦衣指揮魏大經

咸以賄進大經下吏王謨革任己又劾罷浙江總兵官盧鏜寇犯通州總督楊選被逮及寇退橓偕其僚陳善後事宜指切邊弊帝以橓不早劾選杖六十斥爲民餘謫邊方雜職橓歸敝衣一篋圖書一束而已隆慶初起任禮科不至尋擢南京太常少卿進大理少卿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薦張居正惡之不召萬曆十一年秋起右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車就道旣入朝陳吏治積弊八事言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靡吏治轉汙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

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托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訖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輭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卽贓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見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

懲貪之法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郎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勸儆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晋接差委專計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

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今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汚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敎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爲恩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旣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餽遺

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於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剛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稱善敕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詔者罪頃之言故給事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檟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書被傾宜賜甄錄御史于應昌搆陷劉臺與王宗載同罪宗載遣戍而應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張一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鼎賁緣中式錢岱監湖廣鄉試先期請居正少子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私

中纂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風憲盛稱馮保爲顧命大臣朱璉則結馮保爲父游七爲兄此數人者得罪名敎而亦止罷官此綱紀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入臺誓掃除積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貪殘小民怨咨四方賂遺如故臣不職可見請罷斥以儆有位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帝優詔報之召時亮世選櫝復聘汝桂還削應昌堪一鯤一夔璉籍貶岱三秩未幾偕中官張誠往籍張居正家還轉左侍郎增俸一秩尋拜南京吏部尚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謚簡肅橓彊直好搏擊其淸節爲時所稱云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居三年召爲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温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

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葺苦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

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畧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衞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衞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

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蘓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靑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陜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絶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蘓

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沙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爲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

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孫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眞知其枉

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厰衛
降斥之官而勲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
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
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
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
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
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
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
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
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閽遂

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
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
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
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
得罪者悉分别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
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
而有之籍衆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
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
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爲倭不
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

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貲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貲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愼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

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慼啼號厲氣寃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憸毒旣朝暮不能自保卽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愼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衞官軍祇應故事今乾淸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

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愼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强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覩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讐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卽

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
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
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
太平籲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
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
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
乞休中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
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曲爲附會無
大臣節給事中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
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旣罷悉置不問

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閨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爲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坤持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爲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畧言坤撰閨範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其言絕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爲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

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
己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即坤丕揚前後
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莊田
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
至萬項者河南己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
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復移書執政言
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啟初贈刑部尚書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與修撰唐文獻同爲皇長子講官皆三遷至庶子
不離講帷每講畢諸內侍出相揖惟二人不交一言出

爲南京祭酒諸生納貲許充貢正域奏罷之李成梁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徐弘基家騎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抶之李氏蒼頭數十人蹋邸門弘基亦至正域曰今天子尚皮弁拜先聖人臣乃走馬廟門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學錄非抶都督也令交相謝而罷三十年徵拜詹事復爲東宮講官旋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三十一年三月尚書馮琦卒正域還署部事夏廟饗會日食正域言禮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專救日詰朝享廟從之方澤陪祀者多託疾正域謂祀事不虔由上不躬祀所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

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用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貫爲教習師後服闋授編修不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望至是一貫爲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鯉善而心薄一貫會臺官上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爲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一貫怒而詈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邪一貫聞之怒兩淮稅監魯保請給關防兼督江南浙江織造鯉持不可一貫擬予之正域亦力爭秦王以嫡子久未生請封其庶長子爲世子屢詔趣議前尚書馮琦持不上正域亦執不許王復請封其他子爲郡王又不可一貫使大璫以上命脅之正域榜於門曰

秦王以中尉進封庶子當仍中尉不得為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為世子一貫無以難及建議欲奪黃光昇許論呂本謚一貫與朱賡皆本同鄉也曰我輩在誰敢奪者正域援筆判曰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呂本當謚是鄢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議上舉朝避之而卒不行正域既積忤一貫一貫深憾之會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趆等相訐正域復與一貫異議由此幾得危禍先是楚恭王得癈疾隆慶五年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云內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為華奎妃

族人如綍奴王玉子爲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萬曆八年華奎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趆者素强禦忤王華趆妻如言女也是年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也不當立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楚王劾華趆疏至乃上之命下部議未幾華趆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子木懼召華趆令更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正域請敕撫按公勘從之初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趆疏上正域主行勘一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事關宗室臺諫當

亦言之一貫微笑曰臺諫斷不言也及帝從勘議楚王
懼奉百金爲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
拒之已而湖廣巡撫趙可懷巡按應朝卿勘上言詳審
無左驗而王氏持之堅諸郡主縣主則云罔知眞僞乞
特遣官再問詔公卿雜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三
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
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
以上一貫遂嗾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
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
及楚王餽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遣家人導華趆上疏

議令楚王避位聽勘私庇華趆當是時正域右宗人大
學士沈鯉右正域尚書趙世卿謝傑祭酒黃汝良則右
楚王給事中錢夢皐遂希一貫指論正域詞連次輔鯉
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
之正域疏辨留中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廷機復
請再問帝以王嗣位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
訌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正域四疏乞休去楚王既得
安遂奏劾正域大畧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
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廷機微刺正域而謂其已去可
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則謂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

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許以聞俄而妖書
事起一貫以鯉與己地相逼而正域新罷因是陷之則
兩人必得重禍乃爲帝言臣下有欲相傾者爲之葢微
引其端以動帝意亡何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四人以
妖書有名指其同官周嘉慶爲之東廠又捕獲妖人皦
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揚爲生光訟寃言妖書楚事同一
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
兄國子監丞正位帝怒以爲庇反賊除其名一貫力救
始免丕揚乃先後捕僧人達觀醫者沈令譽等而同知
胡化則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未幾廠衛又捕可疑

者一人曰毛尚文數日間銀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嘉
慶等皆下詔獄嘉慶旋以治無驗令革任回籍令譽故
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爲正域所搒
逐尚文則正域僕也一貫不揚等欲自數人口引正域
而化所訐阮明卿則錢夢皐壻夢皐大恚上疏顯攻正
域言妖書刊播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蓋正域
乃沈鯉門徒而沈令譽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鄉同
年羣奸結爲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
勒鯉閒住帝令正域還籍聽勘急嚴訊諸所捕者達觀
拷死令譽亦幾死皆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歸德歸

德鯉所居縣也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者帝知化枉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尚文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盡捕媼婢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尚文曰能告賊即得之令引令譽且以乳媼龔氏十歲女爲徵比會訊東廠太監陳矩詰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三紙版顧盈屋邪詰尚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文曰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書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邪拷生光

妻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夢皐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都御史溫純等力持之事漸解然猶不能具獄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等詣一貫爭之李廷機亦力爲之地獄益解刑部尚書蕭大亨具爰書猶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藁於地大亨乃止遂坐生光極刑釋諸波及者而正域獲免方獄急時邏卒圍鯉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既而

幸無事乃歸歸三年巡按御史史學遷劾上楚王所許
事無狀給事顧士琦因請召還正域不報正域博通載
籍勇於任事有經濟大畧自守介然故人望歸之扼於
權相遂不復起家居十年卒後四年贈禮部尚書光宗
遺詔加恩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毅官其子中書舍人
贊曰海瑞秉剛勁之性戇直自遂蓋可希風漢汲黯宋
包拯苦節自厲誠爲人所難能邱橓呂坤雖非瑞匹而
指陳時政炳炳鑿鑿鯁亮有足稱者郭正域持楚獄與
執政異趣險難忽發僅而後免危矣哉以妖書事與坤
相首尾故並著焉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　　列傳第一百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戸部尚書事加六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龎尚鵬　宋儀望

張　岳　李　材

陸樹德　蕭　廩

賈三近　李　頤

朱鴻謨　蕭　彥　弟雍　查鐸

孫維城　謝　杰

郭惟賢　萬象春

鍾化民　吳達可

龎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江西樂平知縣擢御史偕給事中羅嘉賓出覈南京浙江軍餉請罪叅將戚繼光張四維而盡發胡宗憲失律貪淫及軍興督撫侵軍需狀還朝出按河南巡撫蔡汝楠欲會疏進白鹿尚鵬不可改按浙江民苦徭役爲舉行一條鞭法按治鄉官呂希周嚴杰茅坤潘仲驂子弟僮奴請奪希周等冠帶詔盡黜爲民尚鵬介直無所倚所至搏擊豪强吏民震慴已督畿輔學政隆慶元年請帝時御便殿延見大臣恤建言得罪者馬從謙等已又申救給

事中胡應嘉論大學士郭朴無相臣體擢大理右寺丞明年春朝議興九邊屯鹽擢尚鵬右僉都御史與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祿分理尚鵬轄兩淮長蘆山東三運司兼理畿輔河南山東江北遼東屯務抵昌平劾內侍張恩擅殺人兩淮巡鹽孫以仁贓罪皆獲譴其秋應龍等召還命尚鵬兼領九邊屯務疏列鹽政二十事鹺利大興乃自江北躬歷九邊先後列上屯政便宜江北者四薊鎮者九遼東宣大者各十一寧夏者四甘肅者七奏輒報可尚鵬權既重自負經濟才慷慨任事諸御史督鹽政者以事權見奪欲攻去之河東巡鹽郜永春劾

尚鵬行事乖違吏部尚書楊博議留之會中官惡博激
帝怒譙讓罷博而落尚鵬職汰屯鹽都御史官時三年
十二月也明年復坐按浙時驗進宮幣不中程斥爲民
神宗立御史計坤亨等交薦保定巡撫宋纁亦白其無
罪萬曆四年冬始以故官撫福建奏蠲逋餉銀推行一
條鞭法劾罷總兵官胡守仁屬吏咸奉職張居正奪情
重譴言者尚鵬移書救居正深銜之會拜左副都御史
居正令吏科陳三謨以給由歲月有誤劾之遂罷去家
居四年卒浙江福建暨其鄉廣東皆以徭輕故德尚鵬
立祠祀天啓中賜謚惠敏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吳縣知縣民輸白糧京師輒破家儀望令諸區各出公田計役授田贍之禁火葬創子游祠建書院惠績甚著徵授御史劾大將軍仇鸞挾寇自重疏留中已陳時務十二策巡鹽河東請開桑乾河通宣大餉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甕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流千餘里入盧溝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石宣府黑龍灣石崖稍險然不踰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尺疏鑿甚易曩大同巡撫侯鉞嘗乘小艇赴懷來歷卜村黑龍灣安行無虞又自懷來泝流載米三十石達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時方行

空運卒三十石致一石儀望疏至下廷議兵部尚書聶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敵騎工部尚書歐陽必進言道遠役重遂報罷儀望尋省母歸還朝發胡宗憲阮鶚奸貪狀鶚被逮二人皆嚴嵩私人嵩由是不悅及受命督三殿門工嵩子世蕃私賈人金屬必進俾與工事儀望執不可工竣敘勞擢大理右寺丞世蕃以爲德儀望請急歸無所謝世蕃益怒會災異考察京官必進遷吏部遂坐以浮躁貶夷陵判官嵩敗擢霸州兵備僉事請城涿州除馬戶逋稅進大名兵備副使改福建與總兵官戚繼光合兵破倭因列海防善後事詔從其請隆慶二年

吏部尚書楊博欲黜儀望考功郎劉一儒持之乃鐫二秩補四川僉事四遷大理少卿萬曆二年張居正當國雅知儀望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奏減屬郡災賦海警稍定將吏諱言兵儀望與副使王叔果修戰備倭果至禦之黑水洋斬獲多進右副都御史先有詔雪建文諸臣儀望創表忠祠祀之南京宋忠臣楊邦乂儀望鄉人也葬江寧歲久漸湮儀望為封其墓載其祠祀典故太常卿袁洪愈祭酒姜寶皆不為居正所喜儀望薦之朝漸失居正意四年稍遷南京大理卿踰年改北被劾罷歸儀望少師聶豹私淑王守仁又從鄒守益

歐陽德羅洪先遊守仁從祀儀望有力焉家居數年卒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巡視內府庫藏奏行釐弊八事已又陳時政極言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又令吏治方清獨兵部無振刷推用總兵黃印韓承慶等非庸卽狡曹司條例淆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將校其咎必有所歸時徐階當國爲講學會而楊博在兵部意蓋指二人也博奏辨乞罷帝慰留之博自是惡岳及掌吏部岳已遷工科左給事中遂出爲雲南參議再遷河南參政萬曆初張居正雅知岳用爲太僕少卿

再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甫到官會居正父喪謀
奪情南京尚書潘晟及諸給事御史咸上疏請留居正
岳獨馳疏請令馳驛奔喪居正大怒會大計京官給事
中傅作舟等承風劾岳貶一秩調外岳遂歸久之操江
僉都御史呂藿給事中吳綰知居正憾未釋摭劾岳落
職閒住甫兩月居正死南京御史方萬山薦岳劾作舟
作舟坐斥起岳四川叅議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入為左僉都御史獻時政四議其一言宗藩宜以世次
遞殺親盡則停俾習四民之業其一言治河之策夏鎮
固當開沽頭亦不可廢並報寢進左副都御史上疏評

議廷臣賢否爲給事中袁國臣等所論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坐罷歸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尚書遂子也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素從鄒守益講學自以學未成乞假歸訪唐樞王畿錢德洪與問難隆慶中還朝由兵部郎中稍遷廣東僉事羅旁賊猖獗材襲破之周高山設屯以守賊有三巢在新會境調副總兵粱守愚由恩平遊擊王瑞由德慶入身出肇慶中道夜半斬賊五百級燬廬舍千餘空其地募人田之亡何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而去材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其遁而殲之奪還婦

女三千餘會奸人引倭自黃山間道潰而東材聲言大軍數道至以疑賊而返故道迎擊盡殺之又追襲雷州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賊渠許恩於陽江錄功進副使萬曆初張居正柄國不悅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官山東以才調遼東開原尋遷雲南洱海叅政進按察使備兵金騰金騰地接緬甸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緬部目曰大曩長曰散奪者率數千人據其地材謂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司來歸而間討抗命夷阿坡居項之緬遣兵爭蠻莫材合兩土司兵敗緬衆殺大曩長逐散奪去緬帥莽應裏益兵至孟養復

擊沈其舟斬其將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緬境數爲
緬侵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硐至是緬勢稍屈材資
遣還故土亡何緬人驅象陣大舉復讐兩土司告急材
遣遊擊劉天俸率把總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
孟養兵會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禽繡衣賊將三人巡
撫劉世曾總兵官沐昌祚以大捷聞詔令覆勘未上而
材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
役卒多怨又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爲學宮參將米萬
春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囚毀諸生廬直趨軍
門挾賞銀四千洶洶不解居二日萬春脅材更軍中不

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寧知府沈鈇等材隱
忍從之惟寧責數萬春萬春欲殺惟寧跳而免材遂復
劾惟寧激變詔下鈇等吏貶惟寧三官材還籍候勘時
十五年十一月也御史楊紹程劾萬春首亂宜罪大學
士申時行庇之置不問旋調天津善地去而材又以雲
南事被訐遂獲重譴初有詔勘征緬功巡按御史蘇酇
言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猛密地尚爲緬據材
天倖等虛張功伐副使陳嚴之與相附和宜並罪帝怒
削世曾籍奪昌祚祿一年材嚴之天倖俱逮下詔獄刑
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吳時來大理少卿李棟等當

材天俸徒嚴之鐫秩帝不懌奪郎中御史寺正諸臣俸典詔獄李登雲等亦解官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說謊例坐材天俸斬嚴之除名大學士時行等數爲解給事中唐堯欽等亦言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奏報偶虛坐以死假令盡虛無實掩罪爲功何以罪之設不幸失城池全軍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幽繫五年論救者五十餘疏已天俸以善用火器釋令立功時行等復爲材申理皆不省亡何孟養使入貢具言緬人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狀聞典兵者在獄衆皆流涕而楚雄士民閻世祥等亦相率詣闕訟寃帝意乃稍解命再勘

勘至材罪不掩功大學士王錫爵等再疏爲言帝故遲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鎭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學者稱見羅先生繫獄時就問者不絕至戍所學徒益衆許孚遠方巡撫福建日相過從材以此忘羇旅久之赦還卒年七十九

陸樹德字與成尚書樹聲弟也嘉靖末進士除嚴州推官行取當授給事御史會樹聲拜侍郎乃授刑部主事隆慶四年改禮科給事中穆宗御朝講不發一語樹德言上下交爲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訓萬幾不報屢遷都給事中六年四月詔輟東宮講讀樹德言自四

月迄八月爲時甚遙請非盛暑仍御講筵不聽穆宗頗倦勤樹德言日月交蝕旱魃爲災當及時修省及帝不豫又請謹藥餌善保護仲夏亢陽月宜益愼起居帝不悅疏皆留中內臣請祈福戒壇已得旨樹德言戒壇度僧男女擾雜導淫傷化陛下欲保聖躬宜法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何必奉佛未幾穆宗崩神宗嗣位中官馮保擠司禮孟冲而代之樹德言先帝甫崩忽傳馮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官蔬入保大恨比議祧廟樹德請毋祧宣宗仍祀睿宗世室

格不行已極陳民運白糧之患請領之漕臣從之樹德居言職三年疏數十上卒侃直會樹聲掌禮部乃量遷尚寶卿歷太常少卿南京太僕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樹德素清嚴約束僚吏屏絕聲伎山東民壯改民兵戍薊門隆慶末令歲輸銀二萬四千罷其戍役尋命增輸三萬樹德請如河南例罷之帝不從而爲免增輸之數德府白雲湖故民田爲王所奪後已還民王復結中官謀復之樹德爭不得乞休歸久之卒

蕭廩字可發萬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劉瑾廷杖下獄終雲南副使廩舉嘉靖末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御

史因地震請加禮中宮已出覈陝西四鎮兵食斥將吏
隱占卒數萬人歸伍固原州海剌都之地密邇松山爲
楚府牧地稟言楚府封武昌牧地在塞下與寇接王所
收四五百金而奸宄窟穴弊甚大宜諭使獻之朝廷詔
可已改巡茶馬七苑牧地養馬八千七百餘匹而占地
五萬五千三百頃有奇稟但給萬二千二百餘頃歲益
課二萬萬曆元年巡按浙江請祀建文朝忠臣十二人
從祀王守仁於文廟尋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
九年由光祿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方覈天下
隱田大吏爭希張居正指增賦稟令如額而止境內回

回部常羣行拾麥穗間或草竊耀州以變告槀撫諭之戮數人變遂定令拾麥毋帶兵器儕偶不得至十人進右副都御史移撫浙江先以賞貢使歲增造綵幣二千槀請均之福建及徽寧諸府從之已請減上供織造不許遷工部右侍郎召改刑部進兵部左侍郎以官卒贈尚書槀初從歐陽德鄒守益遊制行醇謹故所至有立

賈三近字德修嶧縣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四年六月疏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太甚而已今廟堂之令不信於郡縣郡縣之令不信於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

寃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毫釐不可得形格勢制莫可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寛平和易之士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於苛察撫字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務守法而監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體已復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寛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華顛耆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勸詔皆俞允再遷左給事

中勘事貴州中道罷遣遂請急歸神宗嗣位起戶科給事中萬曆元年平江伯陳王謨以太后家姻夤緣得鎮湖廣三近劾其垢穢乃不遣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劾譚綸被謫三近率同列救之詔增供用庫黃蠟歲二萬五千三近等又諫皆不從時方行海運多覆舟以三近言罷其役肅王縉熿隆慶間用賄以輔國將軍襲封至是又請復莊田三近再疏爭遂弗予初有令征賦以八分爲率不及者議罰三近請地凋敝者減一分詔從之中官溫泰請盡輸關稅鹽課於內庫三近言課稅本饟邊今屯田半蕪開中法壞塞下所資惟此苟歸

內祭必誤邊計議乃寢墳之擢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光祿卿請假歸十二年召掌光祿其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輔大饑振貸有方召拜大理卿未上以親老歸養起兵部右侍郎復以親老辭不許尋卒

李頤字惟貞餘干人隆慶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博習典故負才名萬曆初擢御史同官胡涍景嵩韓必顯給事中雒遵相繼獲譴抗疏申救不聽清軍湖廣廣西請免士民遠戍祇充傍近衛所軍制可忤張居正出為湖州知府遷蘇松兵備副使湖廣按察使鄖陽兵變知府沈鈇且得罪頤為白其冤而密殲首亂者以母喪歸起

故官莅陝西進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
天進右副都御史以定亂兵進兵部右侍郎長昂桀驁
頣與總兵王保禽其心腹小郎兒等七人賊遂讋已別
部伯牙入寇督將士敗之羅文峪進左侍郎久之進右
都御史時礦稅使四出馬堂駐天津王忠駐昌平王虎
駐保定張曄駐通州頣疏言燕京王氣所鍾去陵寢近
開鑿必損靈氣又言畿輔地荒歲儉而敕使誅求不遺
纖屑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輦轂下已遼東稅使高淮
誣劾山海同知羅大器頣復言內監外僚初無統攝且
遼陽礦稅何預薊門若皆效淮所爲有司將無遺類陛

下奉天之權制馭宇內今盡落宦豎手朝奏夕報如響應聲縱所劾當罪尚非所以為名何況無辜暴加摧折皆不報頤在鎮十年威望大著中使憚頤廉正戢民少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劉東星管理河道議上築決口下疏故道為經久計甫兩月以勞卒贈兵部尚書頤仕宦三十餘年敝車羸馬布衣蔬食初為御史首請祀胡居仁於文廟寢未行見居仁裔孫希祖幼且貧字以女養之於家弟謙早卒以己廕畀其子

朱鴻謨字文甫益都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吉安推官識鄒元標於諸生厚禮之擢南京御史元標及吳中行等

得罪鴻謨疏救語侵居正斥爲民鴻謨歸杜門講學不入城市居正卒起故官出按江西奏蠲水災賦請減饒州磁器不報又疏薦建言削籍者忤旨奪俸擢光祿少卿由大理少卿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撫應天蘇州十府引二祖節儉之德請裁上供織造報聞吳中徭役不均令一以田爲準不及百畝者無役縣爲立籍定等差貴游子弟恣里中無賴者與共爲非遠近訛言謂有不軌謀鴻謨盡捕之上疏告變朝議將用兵兵部主事伍袁萃亟言於尚書石星令覆勘乃解鴻謨尋入爲刑部右侍郎卒官不能斂僚屬醵金以辦贈刑部尚書

謚恭介

蕭彥字思學涇縣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杭州推官萬曆三年擢兵科給事中自塞上多警邊吏輒假招降倖賞彥言議招逆黨爲中國逋亡設耳乃欲以此招漠北敵人大李俊滿四等休養百年稱亂一旦降人不可處內地明矣宜一切報罷從之以工科左給事中閱視陜西四鎮邊務還奏訓兵儲餉十事並允行壽進戶科都給事中初行丈量法延寧二鎮益田萬八千餘頃總督高文薦請三年征賦彥言西北墾荒永免科稅祖制也況二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使初集流庸懷去志遂除前

令詔購金珠已停市而命以其直輸內庫彥言不當虛外府以實內藏不聽尋上言察吏之道不宜視催科爲殿最昨隆慶五年詔征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曆四年則又以九分爲及格仍令帶征宿負二分是民歲輸十分以上也有司憚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臣以爲九分與帶征二議不宜並行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部議允行未幾浙江巡撫張佳允復以舊例請部又從之彥疏爭乃詔如新令詔取黃金三千二百兩彥請納戶部言減其半不從擢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答千巖苗叛土官

蒙詔不能制彥檄副使楊寅秋破禽之宣慰安國亨詭言獻大木被賚及徵木無有爲彥所劾國亨懼誣商奪其木許彥於朝帝怒欲罪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國亨反噬輕朝廷帝乃止改撫雲南時用師隴川副將鄧子龍不善御軍兵大譟守備姜忻撫定之而其兵素驕給餉少緩遂作亂鼓行至永昌趨大理抵瀾滄過會城彥調土漢兵夾攻之斬首八十脅從皆撫散事聞賚銀幣自緬甸叛孟養車里二宣慰久不貢至是修貢彥撫納之尋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進兵部右侍郎總制兩廣軍務日本躪朝鮮會暹羅入貢其使請勤王尚書石星

因令發兵擣日本彥言暹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飛越大海請罷其議星執不從旣而暹羅兵卒不出召拜戶部右侍郎尋卒彥從同縣查鐸學有志行服官明習天下事所在見稱後贈右都御史謚定肅弟雍廣東按察使宦績亞於彥而學過之時稱二蕭查鐸字子警嘉靖四十五年進士隆慶時爲刑科左給事中忤大學士高拱出爲山西參議萬曆初官廣西副使移疾歸繕水西書院講王畿錢德洪之學後進多歸之

孫維城字宗甫邱縣人隆慶五年進士歷知濬太康任邱三縣萬曆十年擢南京御史初張居正不奔喪寧國

諸生吳仕期欲上書諫未發太平同知龍宗武告之操江胡檟以聞於居正會有僞爲海瑞劾居正疏者播之邸抄宗武意仕期遂寘獄搒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妻訟寃維城疏言狀檟已擢刑部侍郎宗武湖廣叅議皆落職戍邊天下快之中官田玉提督太和山請兼行分守事帝許之維城援祖制力陳不可俄以救言官范儁奪俸一年忤座主大學士許國出爲永平知府遷赤城兵備副使繕亭障二百六十所招史車二部千餘人以功屢進按察使兵備如故部長安兎掠五千騎邀賞維城請於督撫革其市賞而責之戢不敢肆尋以右布

政使移守宣府改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九年拜右僉都
御史巡撫延綏河套常犯順罷貢市十餘年後復松山
築邊城諸部長恐益侵軼至是吉囊卜莊等乞款聞巡
撫王見賓當去請益切在寧夏者曰著宰亦請之巡撫
楊時寧兩鎮交奏給事中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維城
方代見賓時寧亦遷去以黃嘉善代二人並申約束維
城又條善後六事款事復堅初維城在宣府與總兵官
麻承恩不相能會承恩亦移鎮延綏一日維城見城外
積沙及城命餘丁除之承恩給其衆曰食不宿飽且塞
沙可盡乎卒遂譟維城曉之曰除城沙以防寇耳非謂

塞上沙也卒悟而散維城因自劾帝慰留維城治譁者然維城竟坐是得疾不數月卒將吏入視其橐僅俸數金賻而歸其喪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曆初進士除行人冊封琉球却其餽其使入謝仍以金餽卒言於朝而返之歷兩京太常少卿南京歲祀懿文太子以祠祭司官代杰言祝版署御名而遣賤者將事於禮爲褻請如哀冲莊敬二太子例遣列侯帝是之乃用南京五府僉書累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屬吏被薦者以賄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爲名言

進南京刑部右侍郎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於政事疏陳十規言前此兩宮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疏孝安太后發引並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皆躬親今則皆遣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徒設講席久虛前此披星視朝今則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歲旱步禱郊壇今則圜丘大報久缺齋居宸宮告災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潦多發帑金今則採礦榷稅前此用財有節今則歲進月輸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闒中之絨率取之逾額前此樂聞讜言今則封事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永不賜環前此撫卹宗室恩

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井奸宄間骨肉懿親前此官盛任使下無曠鰥今則大僚屢虛庶官不補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不報召爲刑部左侍郎擢戸部尚書督倉場時四方遇災率請改折杰請歲運必三百萬以上方許議折從之三十二年卒官初杰父教諭廷衮家居老矣族人假其名逋賦縣令劉禹龍言於御史逮之杰代訊幾斃後撫贛禹龍家居未嘗修隙時服其量

郭惟賢字哲卿晉江人萬曆二年進士自清江知縣拜

南京御史張居正既死吳中行趙用賢等猶未錄會皇長子生詔赦天下惟賢因請召諸臣馮保惡其言謫江山丞保敗還故官劾左都御史陳炌希權臣指論罷御史趙耀趙應元不可總憲紀炌罷去又薦王錫爵賈三近孫鑨何源孫丕揚耿定向曾同亨詹仰庇皆獲召主事董基諫內操被謫惟賢救之忤旨調南京大理評事給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交章救帝怒奪俸有差惟賢尋遷戶部主事歷順天府丞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景王封德安土田倍諸藩國絕賦額猶存及帝弟潞王之國衛輝悉以景賦予王王奏賦不及額

帝爲奪監司以下俸責撫按急奏報惟賢言景府賦額皆奸民投獻妄張其數臣爲王履畝增賦二萬五千非復如往者虛數王反稱不足何也且潞去楚遠莫若徵之有司轉輸潞府會典皇莊及勳戚官莊遇災蠲減視民田今襄漢水溢王佃民流亡過半請蠲如例又言長沙寶慶衡州三衛軍戍武岡而永州寧遠諸衛遠戍廣西瘴癘死無數請分番迭戍武岡罷其戍廣西者帝悉報許承天守備中官以徵輿邸舊賦請罪潛江知縣及諸佃民旨下撫按勾捕惟賢言臣撫楚事無不當問今中官問而臣等爲勾捕臣實不能帝直其言而止尋請

以太和山香稅充王府逋祿免加派小民又請以周敦頤父輔成從祀啟聖詔皆從焉入爲左僉都御史言行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繫臺員不宜久缺已復言天下多故乃自大僚至監司率有缺不補政日廢弛且建言獲譴者不下百餘人劾忠者皆永棄帝不納尋遷左副都御史請早建皇儲慎簡輔弼亟行考選盡下推舉諸疏俱不報久之以憂歸起戶部左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天啟初謚恭定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皇女生詔戶部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象春

力諫不聽屢遷禮科都給事中鄭貴妃有盛寵而帝耽於酒象春因慈寧宮災疏諫報聞時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象春議變通會河南巡撫褚鈇亦奏其事帝卽命象春遍詣河南山西陝西諸王府計畫以聞象春抵河南方集議而周府諸宗人疑鈇疏出宗正睦㮮意羣毆睦㮮幾死象春以狀聞帝爲奪諸人歲祿象春復以次詣秦晉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爲令眞人張國祥乞三年一覲象春言左道無民社寄不當在述職之列時詔許后父永年伯王偉乘肩輿象春言勳戚不乘輿祖制也固安伯陳景行武淸伯李偉太后父衰白封始賜

肩輿定國公徐文璧班首重臣嗣爵久故亦蒙殊典今
偉非三人比乞寢前命皆不許孟秋將享廟帝齋宿宮
中象春言當在便殿不當於內寢帝怒停俸三月已因
災異言外吏貪殘不當遣緹騎逮問宮禁邃密不當宿
重兵廷臣建言貶黜當敘遷內臣有犯當付外廷按治
帝報聞象春在諫垣久前後七十餘疏多關軍國計請
復建文年號加景帝廟謚尤爲時所稱出爲山東參政
妖賊郭大通爲亂計禽之歷山西左布政使二十五年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倭躙朝鮮濱海郡邑悉戒嚴
象春拊軍民供饋運應機立辦中使陳增以礦稅至象

春疏論其害福山知縣韋國賢忤增被侵辱象春力保
持之增遂劾國賢沮撓象春黨庇詔逮國賢奪象春俸
遂引疾歸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萬曆八年進士授惠安知縣多
異政御史安九域薦於朝以俸未及期移知樂平治復
最徵授御史與同官何卓王愼德交章請建儲不報出
視陝西茶馬言邊塞土寒獨畜馬爲業今慮其闌出爲
厲禁於是民間孳息與境內貿易俱廢公私緩急亦無
所資請聽踰境販鬻特不得入番中又曩寧夏之餉歲
發萬金易米二萬七千石後所司乾沒濫征之民請以

墾田粟補之永停徵派俱報可巡按山東歲旱請蠲振先發後聞坐寧夏時取官銀交際爲尚寶丞周弘禴所劾調行人司正累遷儀制郎中瀋王珵堯由支庶嗣請封其庶子爲郡王化民持不可帝傳諭曰第予虛名令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瀋王子與元子孰親王子不即封慮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慮妨豫教乎帝怒以化民辭直無以難帝命竝封三王化民與顧允成等面詰王錫爵於朝房尋進光祿丞二十二年河南大饑人相食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舉民大悅旣竣繪圖以進帝嘉之褒諭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討平南陽礦盜夾河賊嘯聚數千人復督兵破之時方采礦抗疏力諫化民短小精悍多智計居官勤厲所至有聲徧歷八府延父老問疾苦勞瘁卒官士民相率頌於朝詔贈右副都御史賜祠曰忠惠

吳達可字安節宜興人尚書儼從孫也萬曆五年進士歷知會稽上高豐城竝有聲選授御史疏請御經筵勤學時與大臣臺諫面議政務報聞大學士趙志皋久疾乞休未得請達可力言志皋衰庸宜罷不納二十八年正月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冊立冠婚禮簡輔臣補

臺諫撤礦稅中使不報視鹽長蘆歲侵繒上饑民十四圖力請振貸稅使馬堂張日華議加鹽稅奸商妄稱嘉靖中大同用兵貸其貲三萬六千金請於鹽課補給戶部許之達可皆抗爭事得已改按江西稅使潘相毆折輔國將軍謀圮肢並繫宗人宗達誣以刼課劾上饒知縣李鴻主使帝切責謀圮等奪鴻官達可言宗人無故受刑又重之以詰責將使天潢人人自危鴻無辜不當黜願亟正相罪復鴻官同官湯兆京亦極論相罪且言遼東高淮陝西梁永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雲南楊榮皆元惡爲民害不可一日留皆弗聽鴻吳人大學士申時

行之壻萬暦十六年舉北闈鄉試爲吏部郎中高桂所攻後七年成進士至是抗相以彊直稱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採取大木鑿泰和㺯姥山石膏達可復極諫不可閣臣亦爭之乃寢還掌河南道事佐温純大計京官尋陳新政要機痛規首輔沈一貫疏留中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召改光祿進通政使鎭撫史晉以罪罷妄投封章詆朝貴達可封其疏而劾之晉尋得罪奏請正疏式屏讒邪重駁正懲奸宄數事帝嘉納焉尋上疏乞休去卒贈右副都御史

贊曰龎尚鵬諸人歷官中外才諝幹局咸有可稱賈三

近陳時政多長者之言其言資格深中積弊謝杰却屬吏饋亦無愧楊震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魏學曾 葉夢熊 梅國楨 李化龍 江鐸

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遷郎中中官爲商人請支芻糧銀鉅萬學曾持不可乃已尋擢光祿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隆慶初土蠻大入永平學曾入駐山海檄諸將王治道等追擊至義院口大捷進右副都御史學曾乃易置將吏招納降附釐屯田二千餘頃數破敵被賞賚以疾去起兵部

右侍郎提督神樞營旋改吏部轉左侍郎穆宗崩大學士高拱欲去馮保屬言官論劾學曾遺書大學士張居正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復護此閹居正怒及拱被逐舉朝失色學曾獨大言曰上踐阼伊始輒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不可不明示百官要諸大臣詣居正邸爭之諸大臣多不往居正亦辭以疾自是益忤出爲南京右都御史未上給事中宗弘暹希居正指劾之詔以故官候調學曾遂歸居正歿踰年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爲右都御史督倉場尋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萬曆十八年順義王撦力克

西赴青海火落赤眞相犯洮河副總兵李奎李聯芳先後被殺朝命尚書鄭洛經畧七鎭兼領總督洛固辭總督明年春閣臣王錫爵薦學曾起兵部尚書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時洛專主款學曾至與議不合陝西巡撫葉夢熊助之初順義王封夢熊以諫沮坐得罪學曾亦爲高拱言不便至是撦力克助叛學曾夢熊欲遂討之詆洛玩寇會撦力克東歸火落赤諸部亦徙去學曾奏撦力克雖歸陰留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火落赤眞相其說本採諸道路朝士乃爭附和之錫爵意悔具疏言狀又遺書責夢熊而兵部尚書石星以順義旣東宣

大事急召洛還定撫議置學會疏不問未幾河套部長土昧明安入市畢要請增賞學會令總兵官杜桐神木參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出不意擊斬明安俘馘四百八十餘級奪馬畜器械稱是學會以功加太子少保而明安子擺言太聲言復仇號召諸部明年哱拜反遂煽諸部爲亂拜西部人也嘉靖中得罪其部長父兄皆見殺拜跳脫來降驍勇屢立戰功前督撫王崇古石茂華先後奏加副總兵遂多畜亡命子承恩拜夢妖物入妻施脇而生狠形梟啼性狠戾拜老承恩襲父爵十九年洮河告警御史周弘禴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拜義

子哱雲等巡撫黨馨檄文秀西援拜謁經畧鄭洛願與子承恩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數裁拜且按承恩罪箠之二十雲文秀亦以他故怨馨會戍卒請衣糧久弗給拜遂嗾軍鋒劉東暘許朝作亂二十年二月殺馨及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官張維忠縊死雲文秀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東暘稱總兵奉拜爲謀主承恩朝爲左右副總兵雲文秀爲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中衛廣武河西望風靡惟文秀狥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旣

取河西四十七堡且渡河復誘河套著力兎宰僧犯平虜花馬池全陜皆震動學曾檄副總兵李昫率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花馬池當賊衝昫等渡河賊將多遁去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鎮城尚為賊據著力兎等中外相呼應拜文秀攻趙武於玉泉雲引著力兎攻平虜如薰設伏射殺雲昫救武圍亦解四月昫引兵與故總兵牛秉忠抵鎮城下帝已擢董一奎為總兵李蕡副之已復擢如薰代一奎而以麻貴代蕡未至昫等攻城賊於東西二門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官軍擊之奪其

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傷榆林遊擊俞尚德戰死翼日朝文秀脅慶王上東城乞暫罷兵詭言願獻首惡會官軍糧盡乃引退休近堡學曾日夜趣芻餉調延綏莊浪蘭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亦未具乃駐花馬池俟軍至移靈州頃之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薰甘州故總兵張傑及麻貴軍皆至復抵鎮城攻之賊計延綏榆林兵出內虛勾黃台吉妻令其子捨達大從子火落赤土昧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牽我兵承恩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學

曾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而解賁等數攻城不能克賊殺慶王妃盡掠其宮人金帛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帝用尚書星言賜學曾尚方劍督戰會寧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禎諸大將劉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後至軍六月復攻城連戰不下夢熊字男兆歸善人嘉靖四十年進士由福清知縣入為戶部主事轉餉寧夏改御史以諫受把漢那吉降貶郃陽丞累遷贛州知府平黃鄉賊遷浙江副使改永平萬曆十七年冬由山東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陝西進右副都御史以請討撦力克與經畧

洛議相左廷議方右洛絀其議不用會撦力克東歸洛亦還宣大乃移夢熊甘肅與學曾共事夢熊有膽決敢任事會拜反上疏自請討賊帝然之以六月至靈州與學曾合國禎字克生麻城人少雄傑自喜善騎射舉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固安知縣中官詣國禎請收責於民國禎僞令民鬻妻以償民夫婦哀慟中官爲毀券擢御史會拜反學曾師久無功時寧遠伯李成梁方被論廷議欲遣爲大將未敢決國禎獨疏保之乃遣成梁子如松爲提督將遼東宣大山西諸鎮兵以往而國禎監其軍遂與如松至寧夏初學曾欲招東暘朝令殺拜父子

贖罪遣卒葉得新往四人方約同死折得新脛置之獄巡撫朱正色以賊詭請降而張傑嘗總寧夏兵故與拜善遣傑入城招之朝乃昇得新見傑得新大罵賊被殺傑亦縶不遣而學曾以賊求撫爲之請帝切責及是城中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內應夜半舉火外兵不至賊殺其黨五十人欽縋城出來奔當是時賊外以求撫緩兵而陰結寇爲助然糧盡勢且困七月學曾與蕘熊國禎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水抵城下時套寇卜失兔莊禿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用土昧鐵雷爲前鋒而別遣宰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

入為拜聲援麻貴擊之右溝寇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學曾令遊擊龔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綏總兵官董一元擣土昧鐵雷巢斬首百三十餘級寇大驚引去遇子敬圍之十重子敬死寇亦去賊援遂絕學曾益決大壩水八月河決隄壞復繕治之城外水深八九尺東西城崩百餘丈著力兎宰僧復入李剛堡如松貴等擊敗之追奔至賀蘭山賊益懼求款未決會學曾得罪罷朝命以夢熊代夢熊遂成功初學曾之遣人招東暘朝也留固原十餘日以俟之帝責其玩寇李昫渡河又稍遲松山河套寇先入官軍用是再失利學曾嘗上疏令

監軍無與兵事帝爲飭國禎如其言國禎頗憾之及至軍劾諸將觀望而頗以玩寇爲學曾罪給事中許子偉亦劾學曾惑於招撫誤國事國禎又言僉事隨府從城上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帝遂大怒逮學曾至京然學曾逮未踰月城壞而大軍入賊竟以破滅蕚熊旣代學曾亦賜尚方劍時調度靈州獨國禎監軍寧夏賊被圍久食盡無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國禎挾諸將趨南關秉忠先登國禎大呼諸將畢登賊退據大城攻數日不下國禎使間給東暘朝承恩互相殺以降貫其罪

三人內猜疑東暘朝遂先誘殺承恩黨文秀承恩亦與
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盡懸東暘朝文秀首城上
開門降如松率兵圍拜家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死夢熊
自靈州馳至下令盡誅拜黨及降人二千慰問宗室士
庶寧夏平夢熊正色國禎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
帝御門受賀詔磔承恩於市夢熊正色國禎各廕世官
如松功第一如薰貴秉忠等加恩有差學會初奪職爲
民敘功以原官致仕學會任事勞勤灌城招降之策本
其所建及宣捷帝召見大學士趙志皋張位志皋位力
爲學會解尚書星以下多白學會無罪國禎亦上疏言

學會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會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會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如松亦言學會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會帝初不聽既而復其官居家數年卒夢熊以功進右都御史初卜失兔爲都督其部長切盡台吉最用事切盡台吉死卜失兔不能制諸部經畧鄭洛專事羈縻學會以洮河之變惡諸部爲逆襲殺明安會拜反著力兔宰僧遂聲言與拜爲一家而卜失兔莊秃賴亦引兵助之及拜誅切盡台吉之比吉卒著力兔宰僧莊秃賴等頓首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款夢熊爲奏請帝以夢熊初主學會責

其前後異議令要諸部縛叛贖罪著力兎等求款益堅夢熊乃與巡撫田樂奏上四鎮款戰機宜俟朝議中外相仗莫敢決卜失兎遂率諸部大入定邊總兵官麻貴等擊却之夢熊以功加太子少保未幾切盡台吉從子靑把都兒犯甘肅總兵官楊濬副總兵何崇德禦之斬首六百餘級夢熊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尋入爲南京工部尚書而以都御史李汶代自洮河變後寇頗輕中國招撫議既絕諸部數入犯四鎮遂頻歲用兵云夢熊雖功多其品望遠出學曾下卒官國禎既招降承恩以夢熊貪功殺降劾其罪夢熊奏辨言拜所畜家人皆

死士緩一二日東陽朝黨復集必再亂臣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帝爲下詔和解之論功擢國禎太僕少卿踰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久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在鎮三年節省市賞銀十五萬兩有奇父喪歸未起而卒贈右都御史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曆二年進士除嵩縣知縣年甫二十胥吏易之化龍陰察其奸悉召置之法縣中大治遷南京工部主事歷右通政使二十二年夏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初總兵官李成梁破殺泰寧速把亥其子把兎兒弟炒花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益結

土蠻爲患其年四月把兎兒圍遼陽朶顏小歹靑福餘伯言兒分犯錦義掠淸細河巡撫韓取善坐免化龍受事甫兩月把兎兒與伯言兒等寇鎭武又約土蠻子卜言台周犯右屯把兎兒先至吳家墳化龍與總兵官董一元定計先擊把兎伯言兒伯言兒中流矢死把兎被傷卜言台周至攻右屯不利亦解去於是把兎小歹靑卜言台周益相結謀復前耻化龍與一元嚴備之一元又出塞搗巢有功而把兎傷重竟死邊塞讋服詳具一元傳化龍進兵部右侍郎明年小歹靑悔禍款塞請開木市於義州且告朶顏長昂將犯邊已長昂果犯錦義

副總兵李如梅擊卻之歹青言既信化龍遂許其請上疏曰環遼皆敵也迤北土蠻種類多不可數近邊者直寧前則長昂直錦義則小歹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兎炒花花大直開鐵則伯言煖兎其在東邊海西則猛骨孛羅那林孛羅卜寨皆與遼地項背相望並牆圍獵則刁斗聲相聞蓋肘腋憂也自那卜被勦數年東陲無事去年把兎伯言戰死炒花花大一敗塗地今伯言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警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小歹青與長昂耳小歹青素兇狡雄長諸部西助長昂東助炒花大舉動以數萬小竊則飛騎出沒錦義間自

周之望柏朝翠戰殁無敢以一矢加遺虜河上下方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爲虞今乃叩關求市臣遍詢將領及彼地居民僉言木市開有五利河西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警又不時至故河西木貴於玉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利一所疑於歹青者無信耳彼重市爲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卽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賞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

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敵勢漸分即寧前廣寧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預爲備利四零竊旣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疏入從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止其後總兵官馬林復議開市與巡撫李植相左論久不決小歹青遂復爲寇云二十七年三月化龍起故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兼巡撫四川討播州叛臣楊應龍應龍之先曰楊鑑明初內附授宣慰使應龍性猜狠嗜殺數從征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陰有據蜀志間出剽州縣嬖小妻田雌鳳譖殺妻張氏屠其家用誅罰立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貴州告變巡撫葉夢熊疏請

大征詔不聽逮繫重慶獄應龍詭將兵征倭自效得脫歸復逮不出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討覆於白石應龍諉罪諸苗朝廷命邢玠總督值東西用兵勢未能窮治因招撫之應龍益結生苗奪五司七姓地并湖貴四十八屯以畀之歲出侵掠是年二月敗官軍於飛練堡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等皆死已復破殺綦江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投屍蔽江下偽軍師孫時泰請直取重慶搗成都劫蜀王為質而應龍遷延聲言爭地界冀曲赦如曩時化龍至成都徵兵未至亦謬為好語縻之帝聞綦江破大怒追褫前四川貴州巡撫譚希思江東

之職而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賊焚東坡爛橋梗湖貴路又焚龍泉走都司楊惟忠化龍劾諸大帥不用命者沈尚文逮治童元鎮劉綎皆革職充爲事官諸軍大集化龍先檄水西兵三萬守貴州斷招苗路乃移重慶大誓文武明年二月分八道進兵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副總兵陳艮玭受璘節制由龍泉每路兵

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貴州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帝以楚地遼濶又擢江鐸爲僉都御史巡撫偏沅湖廣設偏沅巡撫自鐸始也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鎮綎復自綦江入應龍以勁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爲也比抗諸路兵皆大敗應龍頓足歎曰吾不用時泰計今死矣或言水西佐賊化龍詰之疆臣斬賊使二氏交遂絶烏江兵敗績逮下元鎮於理諸將益奮綎先入婁山關直抵海龍囤璘疆臣兵亦至賊勢急上囤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

使焚書以綎與應龍有舊諭無通賊綎械其人以自明八路兵皆會圍下築長圍困之更番迭攻六月綎破土月二城應龍窘與二妾俱縊明晨官軍入城七子皆被執詔磔應龍屍并子朝棟於市自出師至滅賊凡百有十四日播自唐乾符中入楊氏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應龍而絕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化龍初聞父喪以金革起復至是乞歸終制三十一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奏開泇河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再以憂去未代敘前平播功晉兵部尚書加少保廕一

子世錦衣指揮使三十五年夏起戎政尚書化龍以京營根本奏陳十一濫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皆置不理兵部自二十七年後左右侍郎皆空署未幾尚書蕭大亨亦致仕化龍掌部事三十七年正月京師訛言寇至民爭避匿邊民逃入都門者亦數萬九門晝閉輔臣言兵部尚書惟一人何以應猝變帝亦不報遼戰士二萬餘皆老弱而稅監高淮肆虐遼人切齒化龍請停稅課且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款戰之策帝皆不報一品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官年七十謚襄毅贈少師加贈太師化龍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劉

綖驕蹇先摧挫之而薦其才故綖爲盡力開河之功爲漕渠永利詳見河渠志江鐸字士振仁和人高祖玭景泰時爲禮科給事中劾石亨怙寵罔上有直聲官至山東參政曾祖瀾正德時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昭祖曉嘉靖中工部侍郎父圻萬曆初廣西提學僉事父母疾嘗藥舐糞居喪寢苫三年經寢室必俯其首妻經大廬亦然卒門人私謚爲孝端先生自玭至鐸五世皆進士而曉弟暉正德中爲庶吉士與舒芬等諫南巡受杖世宗時由編修出爲河南僉事鐸登第在萬曆二年授刑部主事累官山西按察使擢撫偏沅夾攻楊應龍有功

與郭子章皆廕一子世錦衣指揮丁母艱去奪情命留討皮林諸洞蠻平之詳具陳璘傳以勞疾歸卒贈兵部右侍郎

贊曰哱拜一降人耳雖假以爵秩而憑藉未厚倉猝發難據鎮城聯外寇邊鄙爲之騷然武備之弛有由來矣楊應龍惡稔貫盈自速殄滅然盤踞積久地形險惡非師武臣力奏績豈易言哉李化龍之功可與韓雍項忠相埒較寧夏之役難易懸殊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史　61
作者=（清）张廷玉等奉敕纂修
页数=149
SS号=12460660
出版日期=1936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